



圣洛伦佐 52 号纪念碑。

这座玄武岩雕像像是奥尔梅克宗教核心萨满教信仰的视觉化呈现，表现了一位正在“复生”的统治者或萨满。其面部融合了人类与美洲豹的特征，身为重要的最上层的豹口、宽肩鼻翼。这象征萨满教取悦

不是正在运转的文明，而是已经失序、失语、失忆的文明空壳。这一切的背后当然主要体现了传染病的破坏力，但这本身不也暴露了土著文明的脆弱和先天不足？历史和神意显然在他们这一边。

这套叙事作为殖民意识形态的冷酷之处在于，一旦美洲原住民社会被宣判为现代进程的剩余物，那么它的被超越、被征服乃至被消灭，都可以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文明进步的必要代价和暂时阵痛，是来自“历史必然性”的诅咒，是现代文明协奏曲中必不可少的变奏。

后殖民时代的道德起义： 受难者的伦理重构

可是，对于原住民来说，这一切真的无关紧要吗？他们被刀剑劈开的身体、被战马践踏的身体、被病毒摧残的身体，还有他们在数百米深的黑暗、渗水、充满粉尘和毒气的矿井下进行的不超过八年就被彻底榨干生命的劳动，所有这些强加于原住民身上的个体的苦难与族群的湮灭真的可以用一句轻飘飘的“代价”来打发吗？

美洲一开始就在那里，需要谁来发现？美洲几千年来自主演化出了一套属于自身、适合自身、

为了自身的文明，他们需要谁来拯救？他们的社会独立自治、自我满足，为什么要感到孤独？

殖民者闯入了他人的世界，本来是客人惊扰了主人，何以反客为主，成了主人“发现”了客体？“发现”来自一个主语的视角，却刻意隐去了主语，因为这个不在场的不便提及的主语正是美洲灾难的制造者。通过“发现”这个从“科学发现”中提取出来的谓词，作为主语殖民者把后续施加于对方的暴力都合法化了。他们面对新大陆，就像面对科学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的暴力拆解、分析转化为对原住民社会的碎化处理与重新拼装。正是在这个“地理大发现”的外来视角中，“旧美洲”成了“新大陆”；也是在这个视角中，美洲大陆的文明主体性被断然否定了，它不得不与过去的自己告别。因为正是凭借这个自鸣得意、居高临下的“发现”立场，殖民者才得以用自身的“有”衡量美洲的“没有”，从而否定其文明资格，合法化其征服。在这套认知框架内，恰好发展出铁器技术、基督教文化和城市化形态的欧陆社会，被预设为人类历史演进的唯一正当路径。美洲原住民社会则因其“没有”而被划入前文明阶段——一个没有铁器、没有畜力、没有陶轮技术和实用运输轮具的社会，只能是文明的